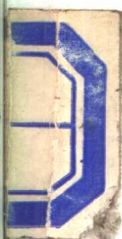


苍狗白云

韩蔼丽 著



苍狗白云

韩蕊丽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狗白云/韩蔼丽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十月丛书)

ISBN 7-5302-0312-6

I. 苍…

I. 韩…

II. 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7

苍 狗 白 云

CANG GOU BAI YUN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787×960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55000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02-0312-6/I·299

定 价: 6.00元

作者小传

1937年2月11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丹阳。

童年和少年时代辗转在上海、南京、芜湖度过。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方昆剧院艺术室；1965年调到北京市作协办公室；1972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至今。

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湮没》，是年四十有二。1983年出版小说集《湮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自序

现代人，很少闲情逸致。翘首云天，仰望星空，皆难得了。

但是，不妨偶一为之。流云连翩的白昼，晴空万里的星夜，凝视片刻吧。在云气聚散里，星移斗转中，或许有所悟的。

旧诗更有“天上白云若浮衣，斯须变幻似苍狗”句，然而，生命若白云，却终又不似白云。在瞬息即变中，往往会沉淀下一些什么，其中的酸甜苦辣，日久天长，终于幻化成这些文字。现在编纂成集，为了读者，也为我自己。

1993.2.13于芳城园

目 录

自序	(1)
人之初	(1)
尘埃落尽	(6)
生者与死者	(23)
千锤打锣	(37)
天涯芳草	(54)
回味	(62)
两个第六	(66)
凤凰涅槃的故事	(80)
酒话	(84)
又唱阳关	(88)
快活畜生	(91)
周年的祭奠	(95)
阿Q的胜利	(102)
阳关三叠	(109)
纸偶	(113)
挑菜	(126)

阴霾的夏日·····	(135)
初探白云源·····	(145)
困扰·····	(148)
莫测的世界·····	(156)
小脚娘姨·····	(159)
寻找“贝多芬”·····	(163)
白云苍狗·····	(167)
玉兰开了·····	(173)
白油豆腐·····	(176)
一点反省·····	(184)
缘分·····	(190)
痴人说球·····	(205)
青灰色的胡同·····	(210)
东山走海·····	(217)
寂寞·····	(222)
湖上的涟漪·····	(241)
葛岭的石头·····	(249)
堤上的传说·····	(256)
当他的面影隐去时·····	(264)
书的暗流·····	(270)
难以忘却的记忆·····	(274)
过去的梦·····	(291)
编后·····	(296)

人之初

人之初，性本善？说不好。但父辈、祖辈领受启蒙时，大约都曾大声背诵过这类训导。我幼时，已有幸蒙受西方文明的沐浴；堂堂华夏，中央之国，当时却不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了。尤其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幼稚园教给小孩的，有“HOME, SWEET HOME”（甜蜜的家），有“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一闪一闪的小星星），记得有一支歌唱道：“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满满花篮，

空空钱囊，如何回去，见爹娘。”孩子们扯起娇嫩的嗓音，小手比比划划地舞蹈着，兴高采烈的，怎会明白歌曲已在对他们昭示生活的艰难和辛酸呢。

半个世纪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中一闪地消失了。我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女儿也有了一个女儿，她叫小阿雯。阿雯的爸爸在国外工作，妈妈的工作又日忙夜忙，几乎无暇顾及她。她只能小跟屁虫似地绕着小阿姨的腿转，在又黑又脏的厨房里，立在刮着穿堂风的后门口，盼着妈妈的身影一阵风似地出现在狭窄湫隘的弄堂里，她最忠实的伙伴就是电视机，她最喜欢的节目是“猫和老鼠”，每星期天半小时，其余的时间就看“情义无价”、“含羞草”、“味道好极了”，“‘都死’吧，‘都死’吧，新时代的东芝”。她能把“喝了娃哈哈”的广告词一字不落地念出来。等着，看着，就到了“夜里响”，阿姨哄她进了被窝，警告她“勿要撒水（尿）出”，不然会被“冲到外国大马路去的”。

日复一日，妈妈觉得抱歉了，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送阿雯到北京过暑假，让奶奶陪她玩。于是，我四岁的小孙女独自来到了“北京奶奶”（外婆）家。大家都问她，一人怎么来的，我就说是她妈把机票贴在阿雯脑门上托运来的；她却只是甜甜地笑；眼白蓝莹莹的，眼珠黑乌乌的，厚厚的

嘴唇翘翘着，大大的脑门冲冲的，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姑娘。不少叔叔阿姨阿公阿婆们，时常要夸她好看，其实孩子并不漂亮，但很少有人会像鲁迅笔下的说真话的傻子的。

“我们阿雯是个撒尿精，对哦？”我总是赶紧打岔。

阿雯笑得咯咯的，赶紧点头。

“我们阿雯是个丑八怪，对哦？”

阿雯笑得更欢，点头点得更起劲。

我的女儿是奶奶教养大的，对教育孩子我几乎一窍不通，生怕孩子在“漂亮”、“好看”的夸赞声中滋生虚荣，长成一个徒有其表的人；心里一急，竟出此下策了。

为了阿雯，十点熄灯，大家都早早睡觉。突然，孩子在黑地里大声地唱起歌来，她是个胆子很小的女孩，竟可着嗓门地喊叫。

“我爱你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只有偷偷地走在你身后。”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地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地寂寞……”

我和她爷爷简直乐得不可开交，笑得直流眼泪。

“阿雯，这些歌是谁教你的？”

“阿姨。”阿雯充满了自豪。

这是她天天跟着阿姨看电视的“实绩”，我想，不行，我也得教教她。於是，搬个方凳当课桌，搬个小凳当课椅，还绷起了脸。

“阿雯站好，奶奶今天给你启蒙。要是过去，你妈得买上礼物，点上香烛，你得先拜孔夫子，再给奶奶叩头呢，你就鞠个躬吧。”

我拿张稿纸裁成小方块，用毛笔恭恭整整写下“天”“地”“人”三个字。我教给阿雯的第一个字是“人”。

“人！”我大声地念。

“人。”阿雯大声地应。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万物之灵。”

“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

“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

“人有思想。”

“人有思想。”

小女孩认真地鹦鹉学舌，那稚气，那嗓音，那眼色，那似乎什么都懂，又似乎什么都不懂的严肃的小面孔，就此印在了“北京奶奶”的脑海里。

至今我还在想，阿雯听懂了没有？人跟动物

不一样……

人之初，性本善，果真如此么？

我却还是希望阿雯长大后，不要迷失了本性……

我也明白我的启蒙之道，其笨，其拙，就犹如一个不会滑冰的人，穿上双刚开刃的新冰鞋，站在那滑不溜秋的镜面似的坚冰上；冰上是蓝天，白云，和风，阳光；冰下呢？朦胧，混沌，黑暗？深不可测……

难说，难说，难说。

尘埃落尽

世事纷扰，人事则更加纷扰。沉思默想之余，也只有无奈地挥挥手。古人以白驹过隙状人生为瞬息，连曹阿瞞这样的盖世奸雄尚且叹息“去日苦多，譬如朝露”，我等草芥之辈又有什么可耿耿于怀的事情呢？

往事，往事，如尘埃，扬起，落尽。

然而，回忆，却偏偏又是人的一种习惯呢。

1965年秋冬之际，我调到北京作协办公室，做群众业余创作的组织工作。直到1968年根据

“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作协彻底“砸烂”，轰出西长安街7号，全班人马划归北京卫戍区管辖。我则因编制在文化局，不得已才与号称“向太阳兵团”、“进军号战斗组”的各位挥泪“诀”别。我与杨沫相识乃至相处成为一“派”，就在这短短的三年间，却是怎样的三年啊。

青年时代爱读《牛虻》，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你的那些波涛和巨浪都已经在我的头上消逝了。”它刻在一块纪念碑上，悼念一个连尸骸都找不到的人。不知为什么，每当忆及文化大革命，印象中常会浮起这座大理石十字架的。说说杨沫，我很乐意，而说说文革中的杨沫，我却不那么情愿了。牛虻劝琼玛忘掉往事时说“还魂的鬼是丑恶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呢？疾风暴雨？雷霆霹雳？恶魔播弄？鬼怪作祟？噩梦？杂耍？滑稽戏？荒诞剧？“史无前例”是不大错的，“空前”也是称得上的；然而，“绝后”了么？不免常常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这样的“恶鬼”归魂还阳啊。只是神经衰弱，杞人忧天？于是，又觉得该写写“文革”中的杨沫，该记下“文革”中我在北京文联的所见所闻。当然，不免前顾后瞻左思右想，“文革”并不远，所谓“人还在，心不死”嘛，写这个题目又怎避得开那纷纷扰扰的世事和人事呢？

袜子的故事

不论从哪方面说，杨沫都是我的前辈和师长。可顽劣如我的大约也不多，明明心里尊敬，面上却嘻嘻哈哈，没大没小。老头老太太地乱叫一气；明明心里佩服，嘴上却偏偏要插科打诨；在“文革”中学会了骂街，稍不留神嘴里就会冒出脏字来，惹得识与不识的当面背后啧啧称烦，竟是改不了似的。头一次看见杨沫，私下里我就管她叫“杨沫老太太”了。其实，1965年，她还不到五十岁吧。个子不很高，还胖胖的，所有的线条都是圆润的，圆圆的头，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我觉得她的手都是胖乎乎圆圆的。要按相书来说，她的长相当属于富态的，有福的，既有唐代仕女图上的雍容华贵，也有菩萨相的慈眉善目。我还有个坏毛病，一眼就会喜欢一个人，一眼也会讨厌一个人，我是喜欢杨沫的。但只此而已。她那时已是著名大作家。我呢，办公室的一个“小扒拉子”，“傻里八几”的。那时的北京作协有一大堆老作家，大作家，革命作家，即使当时不老不大，现如今也变得又老又大的了。只可惜有的一贯最最革命的作家，革到后来自己也糊里八涂的，以致含混了是非曲直，恐怕连自己的左手右

手左脚右脚也混淆起来。就像人们跟着口令齐步走时，本来应该“左、右、左！”，“左、右、左！”的，他老兄走着走着，却举出左脚的同时伸出了左手，试想，这怎么能走顺溜呢，终于只能走出个难看之极的一顺边来。我试过，走一顺边也怪不易的呢。总之，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刚在一个单位里，因为愣头青，碰得鼻青脸肿，险些闹成个“反党”，最后被一脚蹬了出来，折了个筋斗；吃了点苦头，乍一来到作协这么多老延安，老干部，老革命堆里，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管不顾的脾气也收敛了不少，有意无意就装出一副“乖”样来了。

一次，作家们照例来政治学习什么的，杨沫对我打招呼了，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又温又软，跟她握手会有一种柔和的感觉。初次对话，三言两语，我却觉得这个老太太倒怪和蔼可亲的，不像有的人总是目不旁视的。她说话时大嘴笑咧咧的，一口道地的京腔京调，抑扬顿挫，很动听，不时地有点咬舌头。我当即就领略到了真诚和善良。对这样的老太太，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必提着心，不必设防。杨沫对我怎样看，我不知道。但我的“乖”样大约哄了她。不久，杨沫说：“小韩，我们看到办公室来了个小姑娘，还心想该给你介绍个对象呢。”我听了当真的很开心，看来在她眼

里我还是个不坏的女孩，还能给人年轻和天真的印象。我哈哈大笑，齙着牙得意不尽地对杨沫说，什么对象呀，我是小姑娘她妈呢，我的女儿三岁了。

要说杨沫的心地，我还要讲一个袜子的故事。那已是临近文化大革命了。忽然，这部电影点了名，毒草，宣扬人性论；忽然，那个戏挨批了，借古喻今，影射现实，反党，等等，等等。知识界胆战心惊。有人噤若寒蝉，准备挨打；有人摇身一变，左右逢源，顺风扯旗，紧跟不舍，上纲上线。作协今天学习，明天传达，作家们已不能坐在书斋了，不得不频频到机关来开会。当时的北京文联在电报大楼后面一幢老式洋房里，房子采光不好。据说日本鬼子还在这里设过特务机关，审问拷打犯人，这就更让我觉得它有点阴森森的。文联会议室在一个多边形的大房间里，周围连着许多小房间，其中一个很小的隔间好像没有窗户，光线是从一面毛玻璃隔扇透进来的。里边放着两张木床，其中一张是给杨沫中午休息用的。一天散会后，杨沫对我招招手，我就跟她进了小屋。她从提包里拿出点东西，似乎还不好意思地塞在我的手里，喃喃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再看看她给我的，竟是一双花尼龙短袜和两双薄尼龙丝袜。我发愣之余，又不禁开心地笑